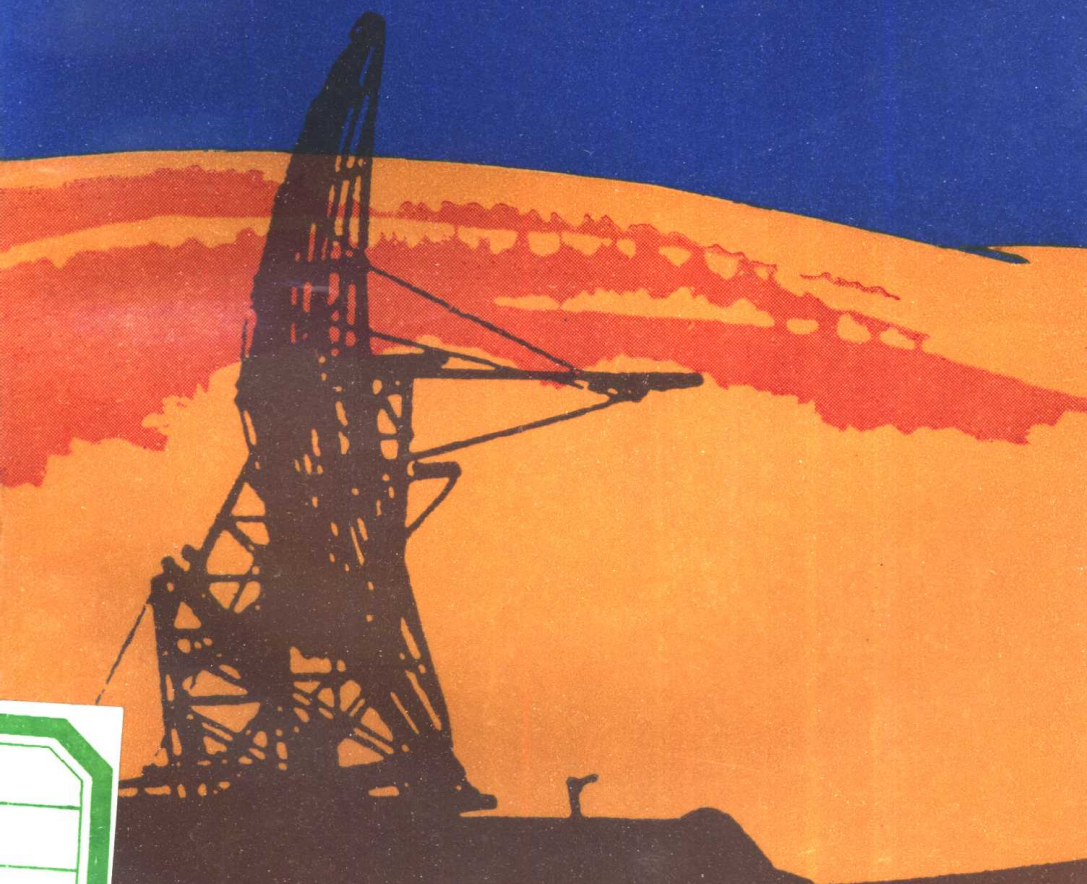


情系野马川

刘书堂/著



测绘出版社/出版

情系野马川

刘书堂 著

测绘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5 号

内 容 提 要

本篇以卫星前置测控站为背景,描写了代号“山鹰”部队青年军人们为发展航天事业的奉献精神及他们的爱情生活,主人公肖冀生因一次意外责任事故被撤消党内外职务。但他不甘心沉沦。经受了仕途上的挫折和丧妻的打击,以及同事间的思想纷争,以大局为重,带病坚持工作,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次卫星回收的测控任务。后为抢救战友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后葬于野马川,和戈壁为伴,与日月同晖。那巍巍的北塔山如同一座无字的碑,记载着航天战士平凡而伟大的献身精神。

情系野马川

刘书堂 著

*

测绘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兴星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8.5·字数 183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一版·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定价 5.90 元

ISBN 7-5030-0677-3/I·6



目 录

引 子	(001)
1 西行列车	(003)
2 风雨如晦	(019)
3 啊! 野马川	(034)
4 初试失利	(052)
5 继往开来	(066)
6 人言可畏	(080)
7 金色的梦	(093)
8 把握自己	(110)
9 天涯海角	(126)
10 海滩拾贝	(144)
11 与人为善	(162)
12 整装待发	(179)
13 胜利在握	(195)
14 调姿正常	(211)
15 无字的碑	(221)
16 依依情深	(239)
尾 声	(255)

引 子

十月金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节日的首都，更是鲜花锦簇，人流如潮。

阳光明媚，风爽宜人，宽阔的复兴路上，车水马龙。一辆“桑塔那”牌黑色小卧车向西疾驰，直到军事博物馆广场才停了下来。从车上先后走下一男一女两名中年军官。他们身着崭新的陆军制服，分别佩戴着上校和中校军衔的肩章。上校名叫欧阳志，是某试验基地作试部副部长。女军人叫佟燕莉，是通信处长。这两位共和国的同龄人，是随国庆参观团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今天，他俩特意到这里参观航天事业创建 35 周年应用成果展览。

随着熙熙攘攘参观的人流，他们走进西大展厅。这里陈列着中国航天科技的最新成果，也展示了我国航天事业艰苦创业的历程。在这些陈列品中，有我国 1970 年 4 月 24 日发射的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的复制品；有第一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火箭的照片；有我国自行建造，并为航天试验多次立功的“远望号”测量船的模型。展厅还放映我国潜水艇发射“巨浪”型导弹的试验实况录像，更有为外国客商发射的“亚洲 1 号”通信卫星的资料，以及捆绑式火箭的实物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航天已跻身于世界前列，并打入了国际市场。

佟燕莉和欧阳志对这些并不陌生，但他们还是仔细地观看着每一帧图片，每一件展品。他们一边参观，一边兴奋地交谈着。

“燕莉，你看！”

“啊！是它，就是它！我们终于在这里见到它了。”

当这两位军人驻足在一个燃烧成黑色的半圆球旁时，激动不已，脸上都不可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渴望已久的笑容。

燕莉鼻子一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欧阳看她一眼，她忙掏出手帕擦掉脸上的泪水，冲欧阳笑一笑，欲言又止。

这个黑色半圆球体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探测1号”的再入仓。作为这颗卫星回收试验的参试者，今天又在这里见到它，怎么能不激动呢？他们为了它曾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他俩久久地凝视着它，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十几年前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们思念昔日的战友，怀恋那个战斗的集体，往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佟燕莉望着沉思中的欧阳志说：“欧阳，你还记得肖冀生吗？”

欧阳志无限感慨地说：“怎么能够忘记呢？一晃十几年了。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啊！老肖是一个好同志啊！”

1 西行列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大西北这个字眼，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中，是一片荒凉而神秘的土地。虽然她曾经历过昔日的繁荣，但也早被淹没在戈壁荒漠之中。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大西北又渐渐被世人瞩目，一次次最新的科学壮举由这里传向地球的各个角落，什么蘑菇云呀……氢弹爆炸呀……还是“东方红”卫星呀，洲际导弹呀……，最落后的地区，竟然成了尖端科学最先惠顾的地方。

夕阳中，9001 次特别军列穿行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继续向西驰骋着。挂在天边的几片浮云染上了金色的霞光，在蓝色天幕下，更加瑰丽多姿。那连绵不断的祁连山已被列车甩在后边。极目远望，山头上覆盖着的皑皑白雪，散射着耀眼的光芒。

这趟军列载着一支执行秘密使命的特种部队。数十辆墨绿色的装备车被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支代号“山鹰”的部队就是为我国航天事业多次立功的某卫星活动测控站。它担负着我国导弹发射试验的航区测量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跟踪观测以及卫星返回地球的前置测控任务。

公元 1974 年，一个寒冷的冬季，“山鹰”部队正奉命秘密地向祖国的大西北腹地开进，准备执行我国首次人造地球



卫星的返回测控任务。

列车中部，挂着两节卧铺车厢。在列车有节奏的“哐当”声中，一阵阵欢声笑语不时地从车厢里传出，消失在暮色的旷野里。在第二号车厢里，一群年轻战士正在兴高彩烈地谈笑着。班长黄文来托着几大串葡萄请战士们分享。这是他在前一站停车时，从兵站买来的。

“喂，请大伙尝尝这葡萄，真是吃一颗甜掉牙！”

一名年轻战士从班长手中拿过去一串葡萄，嘻嘻一笑：“嗨，班长，这葡萄真要把牙给甜掉了，恐怕对象就难找喽！”

“你这小子，这么丁点儿就想找媳妇，没出息！”黄文来说着又嚷嚷道：“大家吃葡萄啊！有道是，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瓜，库车的姑娘美如花。货真价实啊！”

战士小王一边往嘴里放着葡萄，一边和班长打着哈哈：“大胡子哥，是不是又想你那位安徽姑娘了？我那位嫂夫人什么时候过门呀？恐怕她等急了！”

“一边去！没正经话。这葡萄不喂你这多嘴驴。”黄文来一下子又从小王手中把葡萄夺了回去，径直向车厢的另一头走去。

小王伸伸舌头，做了一个鬼脸，引得大伙开心地大笑起来。

小王的玩笑话，却引起了黄班长的一阵不悦。黄文来是测控中队遥控分队监控班班长，是有六年军龄的老兵，安徽黄山人。他个头不高，但很粗壮，浓眉大眼，紫红色的脸庞长满了胳膊胡子。人不可貌相，别看他外貌显得粗鲁，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还是这个测控站颇有名望的“秀才”之一，喜好文学，业余时间写点新闻报道什么的。几年来，在

军内外的十几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百篇稿件，其中有几篇还被军报和省级报刊评为“好新闻”呢！如今26岁，尚未娶妻。他一向心直口快，唯独每当提到结婚的事，就心事重重。大伙只知道他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为了执行科研试验任务，他已几次推迟婚期，在战士们中间传为佳话。上个月部队又批准他回去结婚，但“701”任务一下达，黄班长又毅然地推迟结婚。不过，这次是先斩后奏，预先没有来得及与未婚妻商量，就去信宣布了他的决定。这次开拔大西北之前，他收到了远方的来信。不知为啥，这个性格爽朗的汉子，脸上突然变得“晴转多云”了，心里憋得慌，总想找人聊聊。他想起老中队长肖冀生，便径直朝卧铺的一头走去。

黄文来要找的肖冀生，是原测控中队的中队长。两个月前，因一次严重的责任事故，受到撤消党内外职务的处分。他是无线电遥控专业的业务尖子。这次执行“701”试验任务，他是以遥控技师的身份随队出发的。原测控中队副队长欧阳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肖冀生刚过而立之年，中等身材。他举止潇洒、说话幽默、平易近人，干起事来麻利认真，深得干部战士们尊敬。他有一张憨厚的面孔，两鬓已见稀疏的白发，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大许多。他出生在太行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出生那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父亲为掩护我军干部牺牲了，只剩下他母亲带着刚刚半周岁的他，历经沧桑，把他抚养成人。

肖冀生说来还是很幸运的。他上过小学、中学，成了共青团员，参军入伍，又加入了共产党，后考入军校学习四年，毕业后一直在部队服役。他的爱情生活虽有些坎坷，但毕竟是称心如意的。他最终和北疆军区康副司令员的女儿，当

时在北京某海军医院当护士长的康琦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并有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儿。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命运又往往捉弄人。一年前，康琦竟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使得这个好端端的家庭失去了平衡，笼罩上了阴影。肖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顽强地承受着内心的苦楚，把一切都寄托在自己热爱的航天事业上，家里只有年近花甲的老母和三岁的小女儿星星相依为命。正当肖冀生在事业上渴望成功的时候，他又遭到意外的挫折，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

再坚强的人，身处逆境时也很难一下子摆脱失望的困惑，一种惆怅的心情和不可铭状的失落感揪心般地缠绕着肖冀生。你看，此时的肖冀生正半躺在车厢顶头的卧铺上，身披军毛皮大衣，头靠车窗，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无神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渐渐西斜的落日。

“肖技师，吃点葡萄吧！”黄文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对面的卧铺上。他把葡萄递给肖冀生时，发现茶桌上已放着一串。

“我尝过了，刚才佟燕莉送来的。”

黄文来知道佟燕莉是肖冀生的军校同学，现任通信中队数传分队长。因此他打趣地说：“佟分队长挺关心你的。”

肖冀生摆摆手，说：“老同学嘛！”他不愿让文来谈论这个话题。

冀生欠了欠身，对文来说：“大胡子，你看，落日多美呀！还真有点诗意。”而后，面对金色的夕阳，颇有感触地轻声吟起李商隐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胡子黄文来探起身子，用手擦了擦模糊的玻璃窗，认

真地欣赏着窗外落日的壮丽景观。车窗外的天地依旧是千篇一律的深褐色的戈壁，令人枯燥无味。只是在晚霞的辉映下，显得明亮了许多。铁路沿线的电线杆刷刷地从窗前掠过，列车在暮色中渐渐地加快了速度。

文来坐回到铺上，凝望着自己的上级。他见冀生近来憔悴了许多，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想劝说冀生几句，但欲言又止。此时说什么似乎都显多余。可黄文来终于沉不住气了，用他那特有的浑厚的男低音说道：“肖技师，我看你精神太不振了，应当打起点精神来。”

肖冀生不动声色地低声说：“我何尝不想打起精神，可是有一种压抑感。”

“你是不是有些太自卑了？从你的经历，我也深有感触。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不光有鲜花美酒，也有荆棘和苦涩。谁也不能预言自己一辈子不遇挫折。老肖，我们不仅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让我以朋友的名义说几句话吧。我知道这次对你打击太大了，我想你一定能承受得起。往前看，今后的路还很长。”

肖冀生长长叹了一口气，快快不乐地说：“每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不怨天尤人。我不需要同情，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只想在今后度过自己问心无愧的一生。”

“老肖，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是十分了解我的。我不会奉承人，有什么话说什么。我的心情也不比你轻松。我作为一个多年的部下，一个亲密的战友，一个知心的朋友，很想为你减轻一下内心的痛苦。老肖，你还记得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一个人只要自己精神上不垮，就永远垮不掉。今天我又把这句话说给你听，也许是多余的。你是应该总结教训，但也没必要自暴自弃。组织上不会因为你犯错误

而否定你的一切。你也许不知道，战士们多么希望你还是过去的中队长啊！”

黄文来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了一下，见冀生认真地听着他说话，便又深情地说：“肖中队长，我们希望你重新站起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肖冀生听了黄文来的一席充满激情的话语，心中感到一阵温暖，仿佛在这寒冷的冬季领略到了一丝春意。他打起精神，面带笑容，用平静的语调说：“文来，谢谢！我们不谈这些了。免得你不愉快。这次外出首次执行我国“探测1号”卫星的回收任务，是我们几年来梦寐以求的。有幸参加这次试验，我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们要密切配合，保证在我们的环节上绝对不能出问题。”

“这你放心吧，大家会尽心尽力的。我们班的同志们说，就是舍命也要把试验任务完成好。”

文来说完，摘了一颗葡萄珠，放到嘴里咀嚼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肖冀生。右手习惯地挠着头皮，就象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考卷一样。他“嘿嘿”一笑，“老肖，我也有个不大不小的思想问题儿，帮我出个主意吧！”

冀生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会意地看了大胡子一眼，笑道：“哦，是弟妹的信嘛！不怕泄密吗？”说着便取出折叠整齐的信纸，慢慢展开，一行行工笔小字映入了他的眼帘。

亲爱的文来：

你好！你的来信我已收到，知你又要外出执行任务，祝你一路平安。

咱结婚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只盼你早日回来。但你执行任务，又得推迟了。你的决定是对

的。虽然没事先和我商量，我是理解的，和前几次一样，我为你高兴。家事要服从国家大事，你安心去吧。

只是两家老人有些着急。你爸爸得肺病已卧床两年，你也不在家，我虽然经常去照顾他老人家，但终究没那么周到，你妈妈一人也够累的。最不好办的是我母亲。本来她对咱俩的事就不那么赞同，结婚的事又一拖再拖，她很不满意。在我面前总是唠唠叨叨，说什么：‘我不能养个老姑娘守活寡，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总守在家也不是事，不如另找一个好人家。’她还自己做主张给我介绍了一个县城里的供销科长。前几天，那人还带着很多礼品来我家，喜得我妈一天没合上嘴。我妈还不是图人家的钱财！文来，你尽管放心，我跟定你了，誓死也不会变心的。为这事我几天都没和妈妈说话了。我干脆住到你家了。早晚也好帮着大妈照顾一下大伯，这一下，我妈象急疯了一样，竟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要脸，没过门的大姑娘就自己到婆家住。文来，你知道，我从小没了父亲，我们孤儿寡母也够苦的，我不愿太让妈妈伤心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盼你早点回来呀！

文来，咱村的慧妮已结婚了，婚礼搞得好气派。我想咱两家都不宽裕，等咱们办事时，还是俭省些好，你说呢？

听说大西北很冷，你有关节炎，要多保重身体。
等你！

爱你的 玉英

12月18日

冀生读完信，笑着对文来说：“你那位对你蛮忠诚的嘛！别垂头丧气的，象霜打了一样。老人的工作好做，写封信安慰一下。我看你那老岳母是想抱外孙子了。依我的意见哪？你年龄也不小了，不能总让弟妹空守闺房。这次任务回来，你一定把个人的事办了，也好让玉英名正言顺地伺候你父亲，也算你的一片孝心。况且，解除后顾之忧，不是更有利于工作嘛！”

黄文来听罢点点头，说：“我这些天也想得很多。几次都推迟婚期，真有点难为了她。但人活着总得有点精神，有点追求。我早就下了决心，卫星回收试验不成功，我决不结婚。”

“会成功的！”

肖冀生的语气中仿佛包含着对黄文来的安慰，又象是怀着一种期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里的电灯都打开了。喧嚣了一天的车厢也渐渐地安静下来。大多数人都到铺上休息，有的看书报，有的小憩聊天，不知是谁，竟打起了呼噜。而在车厢中间，还有几个人玩扑克，正在兴头上。测控中队长欧阳志和几个分队长正在酣战。在欧阳志身旁放着一张报纸，上面画满了“拱猪”纪录。这不欧阳志和遥测分队长单金权又赢了一盘，他们的对手电源分队长马岩和遥测一分队老秦的名下又多画了一个胖胖的“猪头”。

看来他们玩的时间不短了。欧阳志举起双臂伸了一个懒腰，说道：“算了，不玩了。今天战果五比三，我们暂时领先。”

胖子老秦好象还没玩够，说：“中队长，我不服气，再玩一会儿。”

“好了，该休息了。明天再让你服一次。”

欧阳志点燃一支香烟吸着，对正在整理纸牌的单分队长说：“老单，咱们中队数你年纪大，这次任务我是刚刚接替中队长工作，你要多发挥点作用啊！”

老单把扑克牌往茶桌上一拍，说道：“欧阳中队长，你放心，只要看得起我老单，我决不会给你出难题，保证工作上就象玩牌一样，配合默契。不过，这次任务遥控分队可是关键，老肖又被刚刚撤职，我们之间过去有过别扭，怕配合上……”

不等老单说下去，欧阳志说：“老单，老肖这个人还是好相处的，我了解他，你不必抱成见。要抛掉个人恩怨，顾全大局，大家会配合好的。你们遥控遥测专业对完成这次任务至关重要。”

单分队长“嗯”了一声，便不作声了。欧阳志站了起来，说：“好吧，休息吧！我和教导员还有事商量。”

测控中队教导员张德才正倚在铺上看一本杂志，见欧阳志过来，立刻坐了起来，放下手中的书。

“欧阳，不玩了？”

“玩一会儿得了。这旅途生活太单调了。看看书，玩玩牌、下下棋，要不就是闷头睡大觉，真把人憋死。”

张教导员诙谐地说：“怎么？在火车上还想踢你的足球吗？当心你这种厌倦情绪要影响部队哟！”

老张是鲁南人，这个山东大汉说话带有浓厚的家乡口音。他接着说：“这两天部队情绪我看还可以。首次执行回收任务，大伙都很兴奋，决心也很大。这不，在车上我就收到几十份决心书，还有几份入党申请书呢！”老张把一摞战士们写的决心书递给了欧阳志。